科研诚信视域下掠夺性期刊研究综述*

刘意[1] 陈福佑[2] 孟平[2] 文庭孝[3]

1 湘潭大学图书馆 湘潭 411105

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3 中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长沙 410083

摘要：[目的/意义]梳理国内外掠夺性期刊相关研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过程]**采用文献阅读法与网络调查法，从基础理论、特征指标、国别分布、运行模式等方面对掠夺性期刊进行调查。**[结果/结论]**掠夺性期刊衍生了系列相关概念，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掠夺性期刊会随着时代发展呈现一些新特征，因而需要更智能的方法来识别和追踪这类期刊；科研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是掠夺性期刊的主要发源地和受害者；掠夺性期刊在创办、盈利和传播过程中仿造正规期刊的运行模式，增加了掠夺性期刊的治理难度。未来研究可以聚焦五个方面：掠夺性期刊概念界定、掠夺性行为特征的追踪、人工智能辅助精准识别、完善同行评议审查机制、跨国的交流与合作治理。

关键词：掠夺性期刊; 劫持期刊; 期刊黑名单; 开放获取; 同行评议

分类号：G237.5

Review of Predatory Journal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

Liu Yi[1] Chen Fuyou[2] Meng Ping[2] Wen Tingxiao[3]

1 Library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2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3 School of Life Science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predatory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research. **[Method/Process]** The literature reading method and network survey method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predatory journals in terms of basic theory,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country distribution and operation mode. **[Result/Conclusion]** Predatory journals have derived a series of related concepts with profound theoretical roots. Predatory journals present new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times, thus requiring smarter methods to identify and track such journals.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underdeveloped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the main originators and victims of

*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科研诚信视域下掠夺性期刊识别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2B012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科教评价信息云平台构建和智能服务研究”（项目编号：19ZDA348）

1 **作者简介：**刘意（ORCID：0000-0002-8212-3236），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科学计量、期刊评价；Email：liuyi634756813@163.com

2 陈福佑，硕士，国际预警期刊产品经理，研究方向：科学计量与期刊评价；孟平（ORCID：0000-0003-2204-2298），硕士，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编辑出版、期刊评价，通信作者：mengp@mail.las.ac.cn

3[3] 文庭孝（ORCID：0000-0002-7994-5925），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信息计量与科学评价

predatory journals. Predatory journals imitate the operation mode of regular journals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profitability and dissemination,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anage predatory journals.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five aspects: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predatory journals, track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datory behavior, assisting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peer review, and multi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Keywords: predatory journal; Hijacking journals; Blacklist journal; Open access; Peer review

1 引言

2010 年，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员 J. Beall 创建了一个“潜在的、可能的或者大概率是掠夺性”的出版商和期刊列表，他认为掠夺性期刊正在破坏开放获取，助长科学家的不道德行为[1]。之后 *Nature*、*Science* 等对掠夺性期刊的质量评议[2]、新型骗局[3]、危害影响[4]等进行了重点报道，掠夺性期刊成为科学界近年来讨论的热门话题[5]。2022 年，Nature 报道称全球掠夺性期刊已超过 15 500 种，波及至少 100 万研究人员，浪费数十亿美元研究经费，超过 80%的调研人员认为掠夺性期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6]。朱邦芬[7]院士曾用“两大史无前例”来描述我国科研诚信存在的问题，即涉及之广及其严重程度史无前例、社会各界的关注史无前例，并提出用“自查、自纠、自净”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倡导负责任的科研行为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也是我国建设科研强国、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前提，对掠夺性期刊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国家层面来说**：有助于我国科研强国建设，营造潜心研究、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和诚实守信、追求真理的科研氛围；**从学界层面来说**：有助于保护科研成果的可信度和可靠性，维护学术声誉；**从机构层面来说**：有助于合理分配有限的科研经费，树立更优质的科研资助导向；**从期刊层面来说**：有助于维护良好出版生态环境，培育高质量一流学术期刊；**从学者层面来说**：有助于甄别期刊欺骗性行为，避免落入“掠夺性”出版陷阱，浪费科研精力。

近年来，我国一方面大力推进期刊国际化建设，对标国际高质量、高影响、高声誉的学术期刊，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被世界认可的国际一流期刊；另一方面加强学术期刊质量审核，净化出版生态，加大对掠夺性期刊的打击力度。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8]，明确提出要建立学术期刊预警机制，鼓励各大机构发布国内外学术期刊预警名单，将造成恶劣影响的期刊列入黑名单，这是我国科研诚信建设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Nature* 称之为中国打击学术不端最强有力的改革，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9]。2020 年，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提出将管理学术声誉差、商业利益至上的学术期刊列入“黑名单”，彰显政府维护科研诚信的态度和决心；2021 年，中宣部印发《关于开展期刊滥发论文问题专项检查的通知》，对少数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滥发论文、出版质量低劣以

及存在各类违规问题的期刊，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国内外学者对掠夺性期刊展开了系列研究，K.D.Cobey 等[10]对掠夺性期刊定义进行综述；Z.Sarfraz 等[11]综述了合法和掠夺性期刊的 4 个区分因素：期刊特征、学术性和专业性、国际传播性、学者因素；丁寒[12]、袁子晗等[13]从掠夺性期刊的特征、危害和治理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袁小群等[14]横向比较了 OA 期刊和掠夺性期刊在出版本质、出版流程、地域分布和期刊影响力方面的差异。但从现有研究来看：第一，不同学者对掠夺性期刊定义存在一定争议，且少有研究深入分析掠夺性期刊产生的理论根源；第二，掠夺性期刊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系统[15]，它会随着学界作出的反应而调整掠夺性行为，因而需要对掠夺性期刊行为特征进行及时总结，监测掠夺性期刊在不同国别的发展情况；第三，鲜有研究分析掠夺性期刊背后的运行模式，了解它们的运行模式才能从根源上阻断掠夺性期刊的生产传播链，精准打击掠夺性期刊。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厘清掠夺性期刊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归纳掠夺性期刊的特征指标和主要名单；从出版、发文、审稿、引用国别角度概览掠夺性期刊在全球的分布情况；进而探索掠夺性期刊背后的主要运行模式。最后提出掠夺性期刊研究未来展望，以期学界、出版界、科研机构围绕相关内容继续深入探索，有效治理这颗困扰科技出版界的“毒瘤”。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阅读和网络调查法，文献阅读主要是根据研究思路和脉络梳理内容，通过主题检索获取重要文献，按照引文进一步追踪相关文献。为确保文献的全面性、权威性和代表性，以 CNKI 为中文数据来源，主题=掠夺性期刊 ＋比尔列表 ＋期刊黑名单 ＋负面期刊 ＋巨型 OA 期刊 ＋预警期刊，剔除通知、会议等无效数据，检索得到中文文献 94 篇。以 WoS 核心数据库为主要外文来源，TS=“Predatory journal*” or TS=“Beall's list” or TS=“ Blacklist journal*” or TS=“Negative journal*” or TS=“OA Mega* journal*”，获得文献 663 篇。利用知网和 WoS 自带的文献和引文分析功能追踪检索中外文数据集，同时将 Google Scholar 作为补充数据来源，对中外文数据集的题名和摘要信息人工识别，最终获取代表性文献 171 篇，其中中文 52 篇，英文 119 篇。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12 月。网络调查主要针对掠夺性期刊评估名单整理和运行模式素材搜集，如 Beall 列表、Kscien 列表、Cabells 黑名单、中科院国际预警期刊、各大高校和医院期刊黑名单等，OMICS、Waset 等典型掠夺性出版商，International publisher LLC 大型国际代写网站等。基于文献和网络调研数据，对掠夺性期刊基础理论、特征指标、国别分布、运行模式进行梳理分析，探索掠夺性期刊未来研究展望，以期为掠夺性期刊的有效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2 掠夺性期刊基础理论

2.1 定义辨析

J. Beall[1]最早将掠夺性出版商描述为“利用作者付费的开放获取模式出版假冒期刊”，他们“不诚实、缺乏透明度、出版质量低下”且“旨在欺骗研究人员”。针对掠夺性期刊

国内外有几类典型概念：**（1）基于名词解释的定义**。H.Sharma 等[16]基于韦氏辞典中“掠夺性”的概念，将之定义为：通过收取论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APC）来掠夺科研学者以谋取经济利益，且不符合出版标准的期刊。**（2）基于国别差异的定义**。江晓原等[17]将国际上掠夺性期刊定义为基于开放获取模式快速获益的期刊，国内掠夺性期刊并不以开放获取作为收费条件。因而，唐耕砚等[18]将中文掠夺性期刊定义为屏蔽办刊原则、忘记办刊初心、纯粹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的期刊。定义的国别差异主要与掠夺性期刊国内外不同的运行模式有关。**（3）基于德尔菲法的定义。**2019 年，涵盖出版业、基金资助者、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科研机构、图书馆界等 10 余个国家共计 43 名参与者，采用德尔菲法对掠夺性期刊定义进行论证：“掠夺性期刊和出版商是以牺牲学术利益为代价，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实体，其特点是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偏离最佳编辑和出版实践、缺乏透明度、使用侵略性或不分青红皂白的招揽行为。”[19]这是对掠夺性期刊认可度较广的定义。

但国外有学者提出不应使用“掠夺性”这样博人眼球的词[20]，因为同行评议质量定义模糊，在掠夺和合法期刊中还存在灰色地带，难以评估[21]。并且，并非所有掠夺性期刊都是真正的掠夺性期刊[22]，用这些名单来评估科研和学者会引起学术偏见[23]，“掠夺性期刊”一词无助于识别期刊不当行为与劣质期刊，更有甚者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和污名化现象[24]。此外，采用简单粗暴方式将期刊标记为掠夺性期刊，对复杂且日益多样化的全球学术出版格局无益[25]。国内学者步一和闵超也并未使用掠夺性一词，而是将“predatory journal”翻译为“无德期刊”[26]；部分学者认为这些“烂期刊”有其在学术生态中的位置和自洽逻辑，只要期刊是合法期刊，就没有否定的必要[27]。

2.2 相关概念

与掠夺性期刊相关或相似的概念有很多，相互之间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厘清多样化命名方式有助于避免利益相关者混淆概念。一类期刊仿造正规期刊，行掠夺之实，如：**（1）非法期刊（Illegal Journals）**：这是相对于合法期刊的概念，一般是未经过我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也非正规“内部报刊”[28]，甚至带有政治色情等非法色彩，但这类期刊不一定以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2）劫持期刊（Hijacked Journals）**：模仿或克隆正规期刊的刊名或网站域名等诱导学者投稿，具有较强迷惑性[29]，这是掠夺性期刊常用手段之一，A.Abalkina[30]提出用网页检测等方式识别劫持期刊；**（3）伪造/虚假期刊（Fake/False Journals）**：这类期刊可能并没有一个真实的网站，或者可能会伪造影响因子、同行评议、编委会等信息[31]，甚至使用一些没有价值的误导性学术指标，如全球影响因子、通用影响因子、Citefactor 等花哨新颖的术语[32]，也是掠夺性期刊欺骗用户常用的障眼法。还有一类容易与掠夺性期刊挂钩但颇有争议的概念：**（1）巨型 OA 期刊（OA mega Journals,OAMJ）**：OAMJ 代表一种简单但有效的出版模式，它具有出版量大、快速出版和收取论文处理费（APC）等特点，但很多学者质疑 OAMJ 的同行评审是否足够强大以适

应出版后的同行评审模式[33]，江晓原等[34]认为开放获取就是西方知识巨头为巨额利润鼓吹“发表革命”而营造的科学出版乌托邦。现实中一些巨型 OA 期刊采用相对较低的学术质量控制流程，批量出版以获取巨额盈利，以致不断有学者质疑这些巨型 OA 期刊创办的动因和目的[35]；有学者认为 MDPI 等大型开放获取期刊属于激进式的攫取经费，虽不是掠夺性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按照目前的方法和增长率可能会使得他们转向更具有掠夺性[36]。**（2）新兴期刊（Emergent Journals）：**由于国际知识体系发展不平衡，一些发展中国家知识研究刚起步，面临着资源不足的情况，因而很难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新兴的有抱负的期刊虽然同行评议质量可能低于平均水平，但他们是以科学为导向，这与以利润为导向，虚假甚至没有同行评议的掠夺性期刊有着本质的区别[37]。若将此类期刊划入掠夺性期刊行列，反而会影响他们在区域主题研究中的重要传播作用[38]。一些学术出版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如：巴西的 SciELO（科技电子在线图书馆）和 墨西哥的 Redaly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科学期刊网）就是允许以适当成本传播期刊的平台，以防止善意的新兴期刊被错误分类，也能通过合法途径降低弱势学者和机构的研究准入门槛[3]。**（3）预警期刊（Early Warning Journals）：**中科院将预警期刊定义为具有高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期刊，根据期刊各指标数据差异，将预警期刊分为高、中、低三档[39]；教育部也提出将存在学术声誉较差、版面费收取过高、稿源分布异常、发文量增长速度畸高等问题的国际科技期刊，列入预警名单[40]。学术出版中的掠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现象，而是具有不同类型和不同非法性程度的幅度范围，掠夺的概念是基于对学术和经济合法性的双重评估[41]。预警期刊和掠夺性期刊没有明显的非此即彼的分界线，从词性上，预警期刊更为严谨，避免了带有歧视和污名化的争议性词汇；从目的上，预警期刊更侧重警示作用，甚至帮助期刊规范不当学术行为，而非完全抵制这类期刊；从程度上，预警期刊根据指标差异存在高、中、低等不同风险级别，是介于合法期刊和掠夺性期刊的灰色地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潜在风险程度不一也是预警期刊与掠夺性期刊的根本区别。

2.3 理论基础

分析事物发展理论基础有助于剖析事物本质，掠夺性期刊从产生、发展、壮大都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等诸多学科。**（1）资本逐利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说过“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传统学术期刊以知识交流传播为首要服务理念，盈利模式相对单一，而开放获取商业模式带来的巨额利润使西方出版大鳄尝到了甜头。2015—2020 年中国支付的 APC 费用约 13 亿美元，按照 2020 年 APC 费用标准，西方主要出版商的 APC 全球收入已超过了 20 亿美元[42]，资本的逐利性是掠夺性期刊产生的根本动因。**（2）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目标的实现受到利益相关者投入与参与的影响。基于这一理论需要确定掠夺性期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如作者、掠夺性期刊本身、出版商、资助机构、科研学者、整个社会等[43]，一部分群体（如掠夺性期刊、出版商、具有考核压力的学者）为维护各自利益，这一

利益群体的扩大就会逐渐形成稳固的掠夺性出版产业结构。**（3）破窗理论：**该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当一些出版商游走在灰色地带，通过损害学术生态获得高额利润，而没有有效的监管机构或严厉的惩治措施，就会使得更多期刊效仿其不法行为，因而要强化外部监管机制[44]。**（4）把关人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守门人需要对信息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作出决定，对信息进行有效过滤。掠夺性期刊通常没有提供标准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同行评审[45]，从编委成员到同行评议环节都缺乏有效把关人。**（5）知识鸿沟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比地位低的人获取科学知识信息的速度更快、知识量更多，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鸿沟将呈现扩大而非缩小趋势。掠夺性期刊增长与西方知识“霸权问题”和“权力分布不均”直接相关[46]，这也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掠夺性期刊的受灾重地。

3 掠夺性期刊特征指标

掠夺性期刊的特征要素是对抽象概念的具体化，了解掠夺性期刊的量性和质性特征，从而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识别和监测，有助于推动掠夺性期刊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

3.1 特征要素

2015 年 J.Beall[47]完善了第三版开放获取掠夺性出版商的识别标准，归纳为编委、商业运营、科研诚信和其他四大特征；C.Vlăduț 等[37]归纳了收费标准、发文量、编委公信力、期刊网站质量、出版道德准则、信息真伪等 10 个特征识别是否为掠夺性期刊；K.D.Cobey 等[10]从 38 篇密切相关的文献中提取了 109 个掠夺性期刊特征要素，分为 6 个类别：期刊运营（具有欺骗性或缺乏透明度、低质量标准、不道德的出版行为等）、文章（来自特定国家作者出版、论文质量差、少有引用）、编辑和同行评审（低质量的同行评审、虚假编委等）、交流互动（欺骗收稿、邮箱征文等）、收录索引（声称被 DOAJ 收录等）；但也有研究认为高质量的收录索引也不足以辨识，因为掠夺性期刊甚至已经潜入到高质量的收录索引中，如 Pubmed、Scopus、WoS 等[48]；S.Cukier 等[49]搜索各大商业数据库、大学图书馆、YouTube 上掠夺性特征清单，最终确定了 93 条特征列表帮助识别掠夺性期刊或出版商，超过 75%的指标与 K.D.Cobey 等归纳的 6 个类别相似。市面上流通的特征清单缺乏明确和严格的识别指南，过多清单列表反而会引发混乱，当下更重要的是为评估潜在的掠夺性期刊提供一个阈值标准工具。国内学者唐耕砚[18]基于扎根理论将中文掠夺性期刊特征要素分为服务性（编辑水平、审稿情况）、影响性（期刊影响水平）、经营性（经营情况、发文情况）3 大类和 15 个具体特征；丁寒[12]归纳了出版周期、编委会名单、仿冒网站、伪造指标、收购老牌期刊、掠夺对象地域性等 6 大特征。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掠夺性期刊特征要素的研究，不难发现：期刊掠夺形式会随着市场监管而不断调整，其特征要素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掠夺性期刊以利润为导向的目的是不变的，这使得它会产生一系列不同于以科学为导向的专业学术期刊的特点。对掠夺性期刊的特征要素识别要抽丝剥茧、看清本质，在诸多特征要素中：论文处理费、可疑的编委会及缺乏正式的同行评审程序最为典型[50]。

3.2 识别方法

3.2.1 定性识别方法

定性识别方法主要依托识别主体的知识储备，根据调研或资料收集辅之以识别主体的个人认知进行主观判断。**（1）钓鱼执法方法。**即人为地将有明显问题缺陷的论文提交给期刊，测试期刊是否会进行严格实质性审查，以确定期刊的掠夺性。如 J.Bohannon[51]向 304 家期刊提交一篇缺乏研究设计的伪造论文，超过半数的期刊同意发表，其中 Beall 列表中的期刊接受率为 82%。这种方法准确度较高，但对学者专业知识要求高、耗时长，识别难度大。**（2）经验判断方法。**如行业专家的经验，最为知名的 Beall 列表主要基于专家个人对期刊和出版商掠夺行为的了解和判断，Kscien 列表是消失的 Beall 列表的新替代，由招募的 23 名年轻研究人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保持名单的更新[52]；也有学者投稿经验，由于学者的全过程感知，这类方法使期刊在审稿评议中的问题暴露无遗，但学者从论文撰写到期刊投稿整个过程耗时耗力，不适用于全学科领域掠夺性期刊识别。经验判断方法高度依赖个人认知，可能存在意见不一的情况。**（3）同行评议方法。**如 M.Dadkhah 等[53]开发了 PedCheck 工具，从 Reddit 社交媒体上收集用户对期刊评议的数据，帮助学者了解其他用户对这本期刊的观点，并呼吁建立一个基于社区的包含掠夺性期刊或可疑期刊列表的知识库便于研究人员及时更新。

3.2.2 定量识别方法

劫持期刊可以通过 SEO 优化、期刊域名检测、分类算法等方式进行识别，但目前还没有一种实用且易于使用的计算机算法来自动检测掠夺性期刊[54]。辅助或简化掠夺性期刊判断与识别的定量方法包括：**（1）机器学习算法。**翁楷鑫[55]利用掠夺性期刊和正常期刊网站数据集，分析掠夺性期刊网站中不严谨或错误语法等特征词，利用贝叶斯、支持向量机、逻辑回归、随机森林等机器学习算法训练模型，构建了一个准确率高达 90%的掠夺性期刊分类系统。M.Dadkhah 等[54]提出了 Jourchain 的概念，组建掠夺性期刊研究专家和公共学者为半私有期刊区块链成员，不断扩大区块链记录数据以进一步提高掠夺性期刊识别准确率**（2）复合指标计算。**王凌峰等[56]定义 JPI 指数（每篇论文实际收取版面费/每篇论文合理版面费）大于 1 为掠夺性期刊。黄金霞团队长期关注 OA 资源，其团队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函数，以 APC 价格和期刊影响力对溢价及异常期刊加以预警，并提供期刊 APC 费用合理性查询平台 APCheck[57]。定量方法简单、客观、快速、标准化，但指标反映的真实性、方法的合理性和结果的认可度还有待提高。

3.3 评估名单

对大多数学者来说很难在短时间内，从纷繁复杂的特征要素中快速、准确识别出掠夺性期刊。因此，一些机构或个人依托掠夺性期刊主要特征要素、选取合理评估方法，研制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掠夺性期刊列表。**（1）评价机构研制清单**：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在2016年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上，发布了一份"需要科研管理部门重点监控和评估的期刊"，随后该名单被自媒体冠以"高危名单""SCI黑名单"等转载，引发学界震动，中信所对此作出说明：该名单仅为内部参考资料，未做出高危、黑名单等定性。有学者质疑指标不合理、不客观、不科学；也有学者表示认同名单中某些期刊确实"臭名昭著"[58-59]。为避免媒体关注焦点偏移，使得学术性问题舆论化，目前中信所重点监控和评估名单仅作为内部资料提供科研机构特定部门参考。2020年底，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首次对外发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预警期刊采用专家咨询确定分析维度及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论文处理费（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基于指标客观数据产生高、中、低三级预警名单，已发布3年（2020年、2021年、2023年）预警名单[39]。中信所和中科院预警期刊服务对象不同，其服务方式也有所差别，中信所清单主要中信所清单主要受官方委托研制，为管理层科研决策提供参考，指标数据以内部发放为主，通过管理层的政策干预引导学者投稿，属于自上而下地革新；而中科院清单面向所有用户，指标方法透明，数据公开访问，通过学界大众监督的方式规范期刊、数据库商的行为，属于自下而上地革新。**（2）个人/社会组织研制清单**：个人研制的掠夺性期刊列表最为知名的是Beall列表，但该名单触犯了很多出版商和学者的利益，J.Beall和其所在学校都遭到大量投诉，因而该名单于2017年1月被迫关停[60]。后来，有学者和信息管理人员又新建了beallslist.net网站存档Beall名单[61]，但网站没有添加新期刊，仅会根据期刊表现不定期更新链接或添加备注。**（3）商业机构研制清单**：2017年7月，学术公司Cabells建立了一份商业收费版的期刊白名单、黑名单系统，其依据诚信度、同行评议、出版实践、索引与指标、费用、访问和版权、商业惯例、网站等多维度，对期刊行为严重程度分配对应分值，最终将期刊分为严重、中等、次要三个等级[62]。**（4）科研院校研制清单**：部分院校科技处、图书馆或学术委员会等根据自身情况研制本校期刊警示名单，如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2018）、华侨大学（2018）、昆明学院（2019）等，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期刊目录原则（试行）》（2014年修订版）中还列出了18种CSSCI期刊黑名单。

4 掠夺性期刊国别分布

学界减少对掠夺性期刊的支持，包括作者不在上面发表论文，也不引用掠夺性期刊上面的文章，不充当掠夺性期刊的审稿人，更不在期刊编委成员中任职[63]。本部分继续探讨

掠夺性期刊在出版国别、发文国别、审稿国别和引用国别的分布情况。

4.1 出版国别

J.Bohannon[51]通过钓鱼投稿的方式发现了印度、尼日利亚、美国和英国四大掠夺性出版商的地理集群。一些掠夺性期刊名义上在西方国家创建，例如使用美国的邮箱或邮寄地址，但实际上是在发展中国家运营[64]。J.Xia 等[50]随机抽样 300 本掠夺性期刊，发现其主要来自印度，印度被认为是掠夺性出版商更愿意发展业务的国家，一些挂名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期刊可能实际上也是印度期刊；J.Xia 等[65]还发现尼日利亚、伊朗、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掠夺性期刊也名列前茅。根据地在印度的 OMICS 和在土耳其的 Waset 出版商掠夺性期刊情况最为显眼，印度掠夺性期刊猖獗源于印度这个国家教育体系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对研究质量监管不力，导致掠夺者在印度迅速渗透[66]。中科院《预警名单》指标分析结果显示，中国 SCIE 期刊没有入选《预警名单》[67]，但根据 2019 年 Cabells 的掠夺性报告："有 276 份掠夺性期刊来自中国大陆或中国香港，占期刊总数的 2%。"[66]

4.2 发文国别

虽然 62%的掠夺性期刊位于印度，但印度学者在掠夺性期刊上的发文只有 10.4%，然而印度、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仍旧是掠夺性期刊上发文最多的国家[68]。Bagues M 等[69]对意大利 46 000 名研究人员调查发现，约 5%的人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过论文，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受到掠夺性期刊的影响。A.Kerr 等[70]发现南非大约 50%的掠夺性出版物是由教授或副教授撰写的，这与南非 2005 年推行的发文补贴政策有关。U.Sughra 等[71]总结了作者在掠夺性期刊上发文的 10 大原因，包括明知故犯、缺乏辨识能力、快速发表、职称晋升、论文积累、考核压力等；J.Xia 等[50]认为这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原因有关；G.Tang 等[72]认为研究歧视、研究背景、自我意识和个人需求是中国人文社科硕士生在中文掠夺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主要原因。2021 年 V.Macháček 等[73]分析发现，掠夺性期刊上发文最多的地区集中在亚洲和北非，最发达和最不发达的国家往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拥有新兴研究系统、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且研究系统庞大的国家往往最容易受到掠夺性出版的影响，对于这些投入大但没有充分提高治理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同时作者发现中国发表在掠夺性期刊上的文章占全部发文比只有 3.66%，但发表的绝对数量不容忽视，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的至少一位合著者来自中国的文章有 4.4 万篇，几乎每 4 篇掠夺性期刊论文中就有 1 篇有中国合著者，是全球掠夺性发文比例最高的国家。随后该研究成果被 *Nature* 报道[74]并在业界引发关注，出版商 Frontiers 以期刊名单不准确、未核对数据来源要求撤稿；同年 9 月 *Scientometrics* 以出版语种偏差、没有对照组等理由将这篇文章撤下，即使作者不同意本次撤稿，这被业内学者认为是期刊迫于出版商压力，将商业利益凌驾于科学标准之上。2022 年 L.Waltman 决定将解决了编辑部所提出问题的文章修改版发表到其主编的期刊 *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75]；同年 12 月 *Scientometrics* 的共同主编张

琳在回复 G.Abramo 提出该文撤稿缺乏理由的回信中提到，期刊将加强优秀审稿人委员会成员与期刊未来的密切合作[76]。这是由掠夺性期刊研究而引发学界、出版界、期刊界对掠夺性期刊、商业出版与学术博弈以及期刊审稿制度等方面深度学术辩论的典型案例。

4.3 审稿国别

掠夺性期刊最大特征就是没有或者缺乏严格的同行评审，M.Downes[77]检查了 966 家涉嫌“掠夺性”的开放获取出版商，约 4 000 名澳大利亚学者在这些期刊委员会成员中，但其中有 1/4 的人不知道自己被列入编委会成员。A.Severin 等[78]关联 Cabells 学术分析中的掠夺性期刊和 Publons 同行评审信息，发现 1 160 种掠夺性期刊发表了 6 077 篇评审信息（占所有评论的 3.31%），掠夺性期刊平均评审约 5 条，远低于白名单期刊评审记录 28 条；大多数学者（约 90.00%）从未提交过对掠夺性期刊的评论，主要或专门为掠夺性期刊提交评论的学者仅占 0.26%和 0.35%；Publons 中大多数审稿人隶属欧洲和中亚（45.5%），但掠夺性期刊评审份额最高的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21.8%）、中东和北非（13.9%）和南亚（7.0%），其次是北美（2.1%）；在经济方面，低收入国家为掠夺性评审的比例最高（27.0%）、高收入国家最少（1.5%）。综合来看，当前为掠夺性期刊审稿集中在低收入、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研究群体中，这与掠夺性期刊发文作者国别有较大相似度。

4.4 引用国别

掠夺性期刊可能传播错误知识，降低科学的可信度，这一危害的严重性取决于掠夺性期刊学术交流广度和传播速度。2019 年在香港举办的第六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上 R.Anderson[79]报告了 7 种被 WoS、Science Direct 和 PLoS One 收录的掠夺性期刊，有 2 种期刊的 WOS 引用率很高（25%和 37%文章至少被引用了 1 次），说明掠夺性期刊是否被传播或引用与数据库收录有重要关系。T.F.Frandsen[80]分析了 Beall 名单中 124 种掠夺性期刊载文和引用数据，平均每本期刊被引仅 10 次；从引用地区来看，南亚是引用掠夺性期刊的最大地区；但从所有引用作者地区分布来看，东南亚和中东居其次，而从第一引用作者地区分布来看，东南亚和欧洲居其次；印度和马来西亚是引用掠夺性期刊最多的国家，两者占引用掠夺性期刊作者国别的 48.9%，中国学者占 2.5%。掠夺性期刊的引用率偏低，且新兴科研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掠夺性研究成果的接收者，在一定程度将进一步加剧东西方科学文化鸿沟。

5 掠夺性期刊运行模式

5.1 创办模式

“掠夺性期刊”的问题并非在于伪造论文内容，而是伪造期刊制度，将期刊制度商品化，使得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期刊的共识被打破[81]。正因如此，掠夺性期刊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掠夺性期刊创办形式不一。**（1）依托开放获取创办期刊**。一些掠夺性的学术期刊借助

开放获取“作者付费、读者免费”模式，忽视期刊作为学术交流最本质的特性，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如印度 OMICS 是最臭名昭著的掠夺性出版商，他们出版了 700 多种开放获取期刊[82]，大多期刊为收取 APC 费用而采用欺诈手段或故意放低质量标准。**（2）伪造或模仿合法期刊**。这类期刊往往借用知名期刊的名称或 ISSN，建立与真实期刊高度相似的网站域名等[29]。由于这类期刊大多通过互联网创办和运营，即使被举报，又能快速地注册新域名欺骗读者。**（3）更换刊名或出版商**。由于学术期刊的特殊性，部分期刊在财务上是入不敷出的，一些掠夺性出版商会趁机接手正规学术期刊，使期刊性质转变为盈利为主的掠夺性模式。如 2018 年 OMICS 因商业欺诈行为被罚款 5 010 万美元，永久禁止大多数盈利活动；2020 年 OMICS 旗下部分期刊更改刊名和官网，还推出了“Hilaris”品牌，删除与原有 OMICS 的关联，试图逃避监管、卷土重来。但这些都只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旗下期刊的 DOI、ISSN 甚至主编都没有更换，只是不再提及 OMICS[3]。

5.2 盈利模式

掠夺性期刊最主要的目的是敛财，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掠夺性期刊考虑的首要问题。掠夺性期刊常见的盈利模式包括：（1）**论文处理费（APC）**：APC 是开放获取模式下机构或作者用于支付出版和期刊管理的费用，J.Xia[65]发现 72%的掠夺性期刊收取 APC，掠夺性行为与收取 APC 有必然关系，但大多数掠夺性期刊收取的 APC 并不高，因而要避免单独使用 APC 衡量期刊是否具有掠夺性。L.Shamseer 等[83]发现掠夺性期刊的 APC（中位数 100 美元）比开放获取期刊的 APC（中位数 1 865 美元）和基于订阅的混合期刊 APC（中位数 3 000 美元）要低得多；C.Shen 等[84]发现大型和小型掠夺性出版商的 APC 之间也存在明显差距，小型掠夺性出版社（平均收费 104 美元）逐渐超越大型掠夺性出版社（平均费用 800 美元）成为市场的主导；大型掠夺性出版社如 OMICS 在 2022 年出版的 675 本期刊平均 APC 为 1 194 美元[85]。（2）**高发文量与高版面费结合**。较大发文量和高额版面费相结合是中文掠夺性期刊利润扩张的主要模式[18]。2021 年 10 月，中宣部发布《关于开展期刊滥发论文问题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开展检查整顿，三大库下架了超过 400 多种期刊。但这类期刊仍旧屡禁不止，如湖北长江报刊传媒公司以同一个 ISSN 和不同 CN 号申请了《科教导刊》和《科教导刊（电子版）》两本期刊，2021 年期刊全年平均发文分别超 2000 和 4000 篇；山西教育教辅传媒集团主办的《现代职业教育》通过旬刊方式 2021 年发表 52 期约 5700 篇论文；网络宣称其版面费约 1200 元/版，根据发文量这些期刊全年能够收取的版面费就高达千万。（3）**代写代发更名服务**。除了以上两种最常规的盈利模式外，掠夺性期刊还与中介机构默契合作，从发表需求对接、论文代写、论文指导到论文发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彼此心照不宣维系着这条隐蔽利益链。如俄罗斯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LLC 公司通过 www.123mi.ru 网站提供全链条的论文代笔、作者署名转让、同行评议伪造、数据造假等服务，该网站宣称他们会与一些期刊合作，以确保论文发表[86]，近五年已有 4 000 多篇论文在 Scopus 或 WoS 收录期刊上发表[87]。

5.3 传播模式

拉斯韦尔的5W模式能够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角度，揭示掠夺性期刊的整个传播过程。**（1）传播主体**：正规学术期刊的传播主体是期刊自身；而掠夺性期刊会与第三方中介公司合作，违规将组稿、编校、印刷等交给中介公司，扰乱期刊出版环境[88]。**（2）传播内容**：学术期刊真正的价值在于传播科学知识，掠夺性期刊没有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和编辑校对，大多研究成果平庸且研究不充分，还有部分成果包含错误或有害的结论[89]，鱼龙混杂的低质量学术作品反而会削弱学术出版的可信度[90]。**（3）传播渠道**：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学术期刊也提出建设多元互通的传播渠道[91]，注重渠道的合法合规性；而掠夺性期刊通过发送垃圾邮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虚假信息的方式吸引读者[92]，传播渠道随意、不稳定。**（4）传播对象**：学术期刊有自己的办刊宗旨和学术风格，目标受众清晰；反观掠夺性期刊，研究分散、定位不明，真正的研究者反而受其困扰，其传播对象更适合称为受害者[93]。**（5）传播效果**：B.C.Björk 等[89]研究发现掠夺性期刊上的论文5年篇均被引为2.6次，56%的文章零被引，而Scopus同行评议期刊的篇均被引有18.1次，只有9%的论文没有被引用，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没有科学影响力。

6 掠夺性期刊研究展望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1）掠夺性期刊发展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并衍生出系列相关概念，衍生概念相对模糊，互为独立在适当情况下又可相互转化，这为掠夺性期刊概念界定带来很大的难题。（2）部分研究聚焦掠夺性期刊特征要素，机构制定并追踪掠夺性期刊名单。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名单被曝光，掠夺性期刊会调整策略并呈现一些新特征。要深化对掠夺性期刊的认识，需要更智能的方法来识别和追踪这类期刊。（3）掠夺性期刊名单的制定为掠夺性期刊的出版、发文、审稿和引用国别实证分析提供了研究对象。科研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既是掠夺性期刊的主要发源地，也是掠夺性期刊的主要受害者，这与“西方知识霸权”地位和“东西方知识权利分布不均”直接相关[25]。（4）掠夺性期刊仿造正规期刊创办、盈利和传播的运行模式，增加了掠夺性期刊的治理难度。针对上述特点，未来研究可向以下五个领域聚焦。

6.1 掠夺性期刊的概念界定

打击掠夺性期刊的一大障碍是缺乏一致的定义[19]。一方面，掠夺性期刊不容易被描述，难以标准化。掠夺性期刊有超过90条检查项，不同掠夺性期刊名单的标准有重叠，也有差异[19]，很难界定具有高度共识的定义。另一方面，掠夺性期刊定义受到主观上的阻碍。部分学者愿意花钱将成果发表在这些期刊上以丰富简历，一些出版商也希望通过这种模式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使得对掠夺性期刊的界定阻力重重。只有学界对掠夺性期刊的定义达成

共识，才能更全面、合理地制定掠夺性期刊干预措施。

6.2 掠夺性行为特征的追踪

掠夺性期刊发展规则与生态学中的捕食者—食饵系统运行规则类似，学术界对掠夺性期刊作出反应，掠夺性出版社和期刊又会产生新的策略[94]。掠夺性期刊产生的初期，呈现非常明显的掠夺性行为特征，如欺诈性的期刊网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掠夺性期刊呈现新的行为特征，如他们可能出现在合法引文数据库中，但同行评议或学术道德低下；或伪造同行评议、使用虚假学术指标等，使掠夺性期刊看上去更合法，甚至有经验的作者也难以识别[95]。因而学界需要持续关注这一领域，实时追踪掠夺性期刊的新型行为特征，精准识别改头换面但内核不变的掠夺性期刊，定时纳入新涌现的掠夺性期刊，及时踢出改过自新的期刊。

6.3 人工智能辅助精准识别

治理掠夺性期刊是一项社会工程，也离不开技术力量的辅助支持。基于指标构建的在线检查工具“Think Check Submit”，通过提供一整套标准帮助学者鉴别信息良好的期刊[96]；L.X.Chen 等[97]利用机器学习掠夺性期刊和正规期刊的区别，通过已有掠夺性期刊列表和机器学习结果，为用户提供在线的学术期刊掠夺性检查（Academic Journal Predatory Checking，AJPC）系统。互联网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也尝试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纠正和打击提供虚假信息的源头，利用机器学习研究错误信息来源和传播路径，识别虚假资源中的关键短语和语言特征等[95]。2022 年底 ChatGPT 的兴起对科研人员的工作方式产生巨大影响，*Nature* 指出利用人工智能对检测和识别掠夺性期刊很有用，但这类检测方法很久可能又被净化的 AI 技术所规避，这是一把双刃剑[98]。人工智能识别掠夺性期刊还具有极大的复杂性，比如涉及掠夺性行为的分析往往还是需要依托知识渊博的研究者或有丰富期刊经验的馆员进行主观判断；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这类算法存在人类不易审计或难以理解等“黑箱”问题。拥有自动监测程序与算法的公司和具备掠夺性期刊主观认知的研究人员相结合，对解决掠夺性期刊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6.4 完善同行评议审查机制

掠夺性期刊利用同行评议系统的漏洞：审稿过程的不透明性和审稿者能力、知识不足，将低质量、虚假、未经审查的内容伪装成科学的同行评议流入学术圈，原本为了消除审稿人偏见的不透明流程却成为掠夺性期刊发展的帮凶[6]。L.Dobusch 等[99]提出将开放的同行评议作为期刊治理的新机制，透明的同行评议可以成为一种区分知名期刊与掠夺性期刊的手段。2022 年 10 月，生物学综合期刊 eLife 宣布 2023 年将采用 eLife assessment 模式[100]，所有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连同专家评审内容一起发布在其网站，让论文评审更加“透明、公开”，这被 *Science* 称为是对传统的“颠覆”[101]。但 eLife 也表示目前没有能力去审查所有提交的预印本[102]，对普通读者而言，缺乏权威专家、编辑的把控将更难区分文章好坏，

2023 年这种模式就遭到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的 eLife 前主编及诸多编委成员的反对。国际上期刊数量众多、质量良莠不齐，编委和同行评议专家肩负着期刊质量“守门人”的重任，他们对论文学术质量、学术观点、学术道德标准起到重要作用，不论是传统的期刊模式还是开放获取模式，或者新型出版模式，都应该要有更加开放、公平的同行评议流程、更加健全的同行评议模式，并加强对同行评议的审查和监督机制。

6.5 跨国的交流与合作治理

掠夺性出版活动范围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领域、专业和地区，尤其是非英语和非主流科学的国家[103]。随着科学交流和学术出版的国际化，越来越多的作者选择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掠夺性出版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之间的探讨，而应该提升至国际层面的交流。如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加强对期刊出版的规范，国际大型出版平台也应不断规范期刊收费标准和费用明细等。处理掠夺性期刊应该是一种“共同回应”的责任[5]，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监管机构、机构、资助者、研究人员和受害者）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阻止这些掠夺性期刊的影响[104]。从科研管理层面（如监管机构、机构、资助者）来说，引起科研管理部门重视，树立合理的科研导向是解决掠夺性期刊最根本的措施，包括建立期刊黑白名单，完善科研政策奖惩、科研项目申报、职称评定、学术评价等方面相关规则，从管理上做到前期全面预防、中期精准打击、后期严肃追责，从根源上防止掠夺性期刊；从科研学者层面（如研究人员、受害者和既得利益者）来说，加深科研人员对掠夺性期刊的认知和理解、加强科研人员对掠夺性期刊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加快完善学者的科研诚信教育体系，建立全国适用的学者学术信誉机制；从学术出版层面（如期刊、数据库商出版界）来说，加强期刊出版审查机制，规范期刊的审稿和出版流程，避免出版商利用知识优势权力寻租，在提高期刊出版质量、学术公平性和可靠性基础上探索出版新模式。

7 结语

掠夺性期刊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面对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文献阅读和网络调查法，对掠夺性期刊基础理论、特征指标、国别分布、运行模式进行综述，辨析掠夺性期刊及其衍生概念，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分析其产生的深层理论根源，分析掠夺性期刊创办、盈利和传播的运行模式，并从掠夺性期刊概念界定、掠夺性行为特征的追踪、人工智能辅助精准识别、完善同行评议审查机制、跨国的交流与合作治理提出“五大展望”，相关研究结果和讨论可以为国内学者掠夺性期刊的深入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但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掠夺性期刊特征要素识别和评估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比如具体指标、指标权重、指标时间变化趋势等，基于研究重点和篇幅，本文没有展开分析，有待后续对掠夺性期刊特征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2）掠夺性期刊研究的落脚点是如何有效治理，本文在“跨国的交流与合作治理”中有所提及但未展开阐述，期

待未来更多研究基于多维视角展开深入研究。

作者贡献说明：

刘意：提出研究思路、文献调研、论文撰写与修改；

陈福佑：指导论文选题、论文修改；

孟平：指导论文选题和思路框架、论文修改与审定；

文庭孝：参与论文选题与论文修改。

参考文献：

[1] BEALL J. Predatory publishers are corrupting open access[J]. Nature, 2012, 489(7415): 179-179.
[2] VAN NOORDEN R. Hundreds of scientists have peer-reviewed for predatory journals[EB/OL]. [2023-03-2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0709-x.
[3] SILER K, VINCENT-LAMARRE P, SUGIMOTO C R, et al. Predatory publishers' latest scam: bootlegged and rebranded papers[J]. Nature, 2021, 598: 563-565.
[4] BRAINARD J. Articles in 'predatory'journals receive few or no citations[EB/OL]. [2023-03-26].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articles-predatory-journals-receive-few-or-no-citations.
[5] MEMON A R. Dealing with predatory publishing i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the role of Latin American journals[J]. Anais da academia brasileira de ciências, 2019, 91(04):e20180631.
[6] ELLIOTT T, TERESA M. Predatory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three drivers[J]. Nature, 2022, 603(7901): 393-393.
[7] 朱邦芬.回归本源,振兴中国期刊,争创国际一流——在 2018 年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上的致辞[J].编辑学报,2018,30(06):551-552.
[8]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 [2023-03-26].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5/30/content_5294886.htm.
[9] CYRANOSKI D. China introduces sweeping reforms to crack down on academic misconduct[J]. Nature, 2018, 558(7709): 171-172.
[10] COBEY K D, LALU M M, SKIDMORE B, et al. What is a predatory journal? A scoping review[J]. F1000Research, 2018, 7:1001.
[11] SARFRAZ Z, ANWER A, et al. Predatory journals: A literature review[J]. Pakistan journal of surgery and medicine, 2020, 1(1): 42-51.
[12] 丁寒.掠夺性期刊的特征、危害及防治措施概述[J].编辑学报,2022,34(01):38-42.
[13] 袁子晗,张红伟.国内外掠夺性期刊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30(11):1135-1141.
[14] 袁小群,黄国英.开放与掠夺：掠夺性期刊的比较特征、产生缘由与应对策略[J].出版广角,2022(16):80-87.
[15] MEHTA A.Report calls for urgent action to tackle predatory publishers[EB/OL]. [2023-03-26]. https://www.chemistryworld.com/news/report-calls-for-urgent-action-to-tackle-predatory-publishers/4015520.article.
[16] SHARMA H, VERMA S. Predatory journals: the rise of worthless biomedical science[J]. Journal of postgraduate medicine, 2018, 64(4): 226.
[17] 江晓原,穆蕴秋.警惕国外“开放存取杂志”及“掠夺性期刊”的陷阱[J].出版发行研究,2017(08):70-71.
[18] 唐耕砚,龙兴霞,蔡豪,等.基于扎根理论的中文掠夺性期刊特征要素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31(12):1402-1408.
[19] GRUDNIEWICZ A, MOHER D, COBEY K D, et al. Predatory journals: no definition, no defence[J]. Nature, 2019, 576(7786): 210-212.
[20] ANDERSON R.Should We Retire the Term "Predatory Publishing"?[EB/OL]. [2023-03-26].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15/05/11/should-we-retire-the-term-predatory-publishing/.
[21] STRINZEL M, SEVERIN A, MILZOW K, et al. Blacklists and whitelists to tackle predatory publishing: a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 and thematic analysis[J]. MBio, 2019, 10(3): e00411-19.
[22] KUBIATKO M. Not every predatory journal is really predatory journal[J]. 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2017, 13(9): 6041-6043.
[23] TSIGARIS P, DA SILVA J A T. Why blacklists are not reliabl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21, 47(1): 102266.
[24] DA SILVA J A T, KIMOTHO S G. Signs of divisiveness, discrimination and stigmatization caused by Jeffrey Beall's “predatory” open access publishing blacklists and philosophy[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22, 48(3): 102418.
[25] MILLS D, INOUYE K. Problematizing 'predatory publish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factors shaping publishing motives, decisions, and experiences[J]. Learned publishing, 2021, 34(2): 89-104.

[26] 林墨.谁在引用“无德期刊”[EB/OL]. [2023-03-26].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792012-1079939.html.
[27] 韩天琪.“黑名单”能否堵死“烂期刊”[N].中国科学报,2019-05-15(001)
[28] 王艳军.有关我国假冒学术期刊网站侵权的研究进展及取得的初步成效[J].编辑学报,2017,29(04):331-334.
[29] DADKHAH M, BORCHARDT G. Hijacked journals: an emerging challenge for scholarly publishing[J]. Aesthetic surgery journal, 2016, 36(6): 739-741.
[30] ABALKINA A. Detecting a network of hijacked journals by its archive[J]. Scientometrics, 2021, 126(8): 7123-7148.
[31] HEMMAT ESFE M, WONGWISES S, ASADI A, et al. Fake journals: their features and some viable ways to distinguishing them[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5, 21(4): 821-824.
[32] SAMUEL A J, ARANHA V P. Valuable research in fake journals and self-boasting with fake metrics[J]. Journal of pediatric neurosciences, 2018, 13(4): 517.
[33] TEIXEIRA DA SILVA J A, TSIGARIS P, AL-KHATIB A. Open access mega-journals: quality, economics and post-publication peer review infrastructure[J].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 2019, 35(3): 418-435.
[34] 江晓原,穆蕴秋.“开放存取运动”:科学出版乌托邦的背后——Nature 实证研究之六[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6(03):5-20.
[35] 任胜利,高洋,程维红.巨型 OA 期刊的发展现状及相关思考[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31(10):1171-1180.
[36] PAOLO C.Is MDPI a predatory publisher?[EB/OL]. [2023-03-26]. https://paolocrosetto.wordpress.com/2021/04/12/is-mdpi-a-predatory-publisher/.
[37] VLĂDUȚ C, HEINRICH H. Young GI angle: How to recognize a predatory journal[J]. United european gastroenterology journal, 2022, 10(1): 130.
[38] ERIKSSON S, HELGESSON G. Time to stop talking about ‘predatory journals’[J]. Learned publishing, 2018, 31(2):181.
[39]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国际期刊预警名单》官方网站[EB/OL]. [2023-03-26]. http://earlywarning.fenqubiao.com/.
[40] 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6464 号建议的答复[EB/OL]. [2023-03-26].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jybxwzx/202208/t20220831_656917.html.
[41] SILER K. Demarcating spectrums of predatory publishing: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academic legitimacy[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71(11): 1386-1401.
[42] ZHANG L, WEI Y, HUANG Y, et al. Should open access lead to closed research? The trends towards paying to perform research[J]. Scientometrics, 2022, 127(12): 7653-7679.
[43] MOUSSA S. Journal hijacking: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J]. Learned publishing, 2021, 34(4): 688-695.
[44] DA SILVA J A T, KATAVIĆ V, DOBRÁNSZKI J, et al. Establishing rules for ethicists and ethics organizations in academic publishing to avoid conflicts of interest, favoritism, cronyism and nepotism[J]. KO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e communication Inquiry, 2019, 7(1): 110-125.
[45] BEALL J. Scientific soundness and the problem of predatory journals[M]. Pseudoscience: the conspiracy against science, 2018: 283-299.
[46] SIDAWAY J D. Scholarly publishing landscapes: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J]. Area, 2016, 48(3): 389-392.
[47] BEALL J.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predatory open-access publishers[EB/OL]. [2023-03-26]. https://beallslist.net/wp-content/uploads/2019/12/criteria-2015.pdf.
[48] DUC N M, HIEP D V, THONG P M, et al. Predatory open access journals are indexed in reputable databases: a revisiting issue or an unsolved problem[J]. Medical archives, 2020, 74(4): 318.
[49] CUKIER S, HELAL L, RICE D B, et al. Checklists to detect potential predatory biomedical journals: a systematic review[J]. BMC medicine, 2020, 18: 1-20.
[50] XIA J, LI Y, SITU P. An overview of predatory journal publishing in Asia[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2017, 165(4): 1-11.
[51] BOHANNON J. Who's afraid of peer review?[J]. Science, 2013 (342): 60-65.
[52] KSCIEN.Predatory Publication[EB/OL]. [2023-03-26]. https://kscien.org/predatory.php.
[53] DADKHAH M, RAHIMNIA F, OERMANN M H. PedCheck: a dashboard for analyzing social media posts about predatory journals[J]. Serials review, 2021, 47(3-4): 224-230.
[54] DADKHAH M, RAHIMNIA F, RAFATI NIYA S, et al. Jourchain: using blockchain to avoid questionable journals[J]. Irish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 (1971-), 2022, 191(3): 1435-1439.
[55] 翁楷鑫. 运用机器学习技术于分类掠夺性期刊[D].新竹:台湾交通大学,2020.
[56] 王凌峰,杜艳玲,唐碧群.国内“掠夺性期刊”量化定义:期刊 JPI 指数[J].晋图学刊,2018,(03):5-9.
[57] 芮啸,赵展一,王昉,等.全球 OA 科技期刊 APC 监测与异常预警模型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08):42-50.
[58] 美捷登. 谣传中的 45 份“高危”SCI 期刊真的高危吗？[EB/OL]. [2023-03-26].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75824-1010902.html.
[59] 王文锋. 互联网应加强学术舆情监管[EB/OL]. [2023-03-26].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67888-1009828.html.
[60] BEALL J. What I learned from predatory publishers[J]. Biochemia medica, 2017, 27(2): 273-278.
[61] BEALL'S LIST. Potential predatory scholarly open-access publishers[EB/OL]. [2023-03-26]. https://beallslist.net/.
[62] CABELLS . Cabells predatory reports criteria v 1.1. [EB/OL]. [2023-03-

26].https://blog.cabells.com/2019/03/20/predatoryreport-criteria-v1-1/.
[63] OVIEDO-GARCÍA M A.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a predatory journal: the case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institute (MDPI)[J]. Research evaluation, 2021, 30(3): 405-419.
[64] LAINE C, WINKER M A. Identifying predatory or pseudo-journals[J]. Biochemia médica, 2017, 27(2): 285-291.
[65] XIA J. Predatory journals and their article publishing charges[J]. Learned publishing, 2015, 28(1): 69-74.
[66] TAO TAO.India's fight against predatory journal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bhushan patwardhan[EB/OL]. [2023-03-26]. 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20/02/05/indias-fight-against-predatory-journals-an-interview-with-professor-bhushan-patwardhan/.
[67]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国际期刊预警名单》常见问题[EB/OL]. [2023-03-26]. https://earlywarning.fenqubiao.com/#/zh-cn/QA.
[68] DEMIR S B. Predatory journals: who publishes in them and why?[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18, 12(4): 1296-1311.
[69] BAGUES M, SYLOS-LABINI M, ZINOVYEVA N. A walk on the wild side:'Predatory'journal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in scientific evalu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2): 462-477.
[70] KERR A, DE JAGER . A description of predatory publishing in south african economics departments[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1, 89(3): 439-456.
[71] SUGHRA U, IMRAN M, KAUSAR S. Uncovering the reasons and ethical concerns behind publishing in a predatory journal[J].Isra medical journal,2021, 13(1): 63-66.
[72] TANG G, JIA J. Why do master's student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ublish papers in Chinese-language predatory journals? 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J].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2023, 30(1): 1-20.
[73] MACHÁČEK V, SRHOLEC M. Retracted article: predatory publishing in Scopus: evidence on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J]. Scientometrics, 2021, 126(3): 1897-1921.
[74] CHAWLA D S.Hundreds of 'predatory' journals indexed on leading scholarly database[EB/OL]. [2023-03-2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239-0.
[75] WALTMAN L, LARIVIÈRE V. The challenges of scientometric studies of predatory publishing[J]. 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 2022, 3(3): 857-858.
[76] ZHANG L. Editorial response letter to Abramo et al. Scientometrics, 2022[J]. Scientometrics, 2023: 128:1463-1464.
[77] DOWNES M. Thousands of Australian academics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journals run by predatory publishers[J]. Learned publishing, 2020, 33(3): 287-295.
[78] SEVERIN A, STRINZEL M, EGGER M,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olars who review for predatory and legitimate journals: linkage study of Cabells Scholarly Analytics and Publons data[J]. BMJ open, 2021, 11(7): e050270.
[79] ANDERSON R.Citation contamination: references to predatory journals in the legitimate scientific literature[EB/OL]. [2023-03-26]. 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19/10/28/citation-contamination-references-to-predatory-journals-in-the-legitimate-scientific-literature/.
[80] FRANDSEN T F. Are predatory journals undermining the credibility of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citers[J]. Scientometrics, 2017, 113(3): 1513-1528.
[81] 刘忠博,郭雨丽,刘慧."掠夺性期刊" 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形成与省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10):95-109,128.
[82] CASSELLA C.Predatory publisher fined $50 million after scamming thousands of scientists[EB/OL]. [2023-03-26]. https://www.sciencealert.com/predatory-science-journal-hit-with-a-50-million-fine-but-they-might-not-pay-a-cent.
[83] SHAMSEER L, MOHER D, MADUEKWE O, et al. Potential predatory and legitimate biomedical journals: can you tell the difference? A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J]. BMC medicine, 2017, 15(1): 1-14.
[84] SHEN C, BJÖRK B C. 'Predatory'open acces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rticle volumes and market characteristics[J]. BMC medicine, 2015, 13(1): 1-15.
[85] 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EB/OL]. [2023-03-26]. https://www.omicsonline.org/article-processing-charges.php.
[86] CHAWLA D S. Russian site peddles paper authorship in reputable journals for up to $5000 a pop[EB/OL]. [2023-03-26].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russian-website-peddles-authorships-linked-reputable-journals.
[87] Соавторство : списо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на продажу : статью купить : статью продать[EB/OL].[2023-03-26]. http://123mi.ru/1/.
[88] 卓宏勇.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培育一流科技期刊[J].科技与出版,2018(09):6-11.
[89] BJÖRK B C, KANTO-KARVONEN S, HARVIAINEN J T. How frequently are articles in predatory open access journals cited[J]. Publications, 2020, 8(2): 17.
[90] ALLEN R M. When peril responds to plague: predatory journal engagement with COVID-19[J]. Library Hi Tech, 2021,39(03):746-740.
[91] 罗雯瑶.用户至上:互联网思维下学术期刊的媒体转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27(07):751-755.
[92] VERVOORT D, MA X, SHRIME M G. Money down the drain: predatory publishing in the COVID-19 era[J].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20, 111(5): 665-666.
[93] ROBERTS J. Predatory journals: Illegitimate publishing and its threat to all readers and authors[J].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2016, 13(12): 1830-1833.

[94] ALEXANDRU-IONUT P. Evolving strategies of the predatory journals[J].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2016, 21(1): 1-17.
[95] POMPUTIUS A. Putting misinformation under a microscope: Exploring technologies to address predatory false information online[J]. Medical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 2019, 38(4): 369-375.
[96] CORTEGIANI A, SHAFER S L. "Think. Check. Submit." to avoid predatory publishing[J]. Critical care, 2018, 22(1): 1-2.
[97] CHEN L X, SU S W, LIAO C H, et al. An open automation system for predatory journal detection[J]. Scientific reports, 2023, 13(1): 2976.
[98] VAN DIS E A M, BOLLEN J, ZUIDEMA W, et al. ChatGPT: five priorities for research[J]. Nature, 2023, 614(7947): 224-226.
[99] DOBUSCH L, HEIMSTÄDT M. Predatory publishing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 call for open peer review[J]. Management learning, 2019, 50(5): 607-619.
[100] EISEN M B, AKHMANOVA A, BEHRENS T E, et al. Scientific Publishing: Peer review without gatekeeping[J]. Elife, 2022, 11: e83889.
[101] BRAINARD JEFFERY . journal-seeks-upend-scientific-publishing-only-reviewing-not-accepting-manuscrip[EB/OL]. [2023-03-26].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journal-seeks-upend-scientific-publishing-only-reviewing-not-accepting-manuscript.
[102] Scientific Publishing: Peer review without gatekeeping[EB/OL].[2023-03-25]. https://elifesciences.org/articles/83889.
[103] GASPARYAN A Y, NURMASHEV B, UDOVIK E E, et al. Predatory publishing is a threat to non-mainstream science[J]. Journal of korean medical science, 2017, 32(5): 713-717.
[104] LALU M M, SHAMSEER L, COBEY K D, et al. How stakeholders can respond to the rise of predatory journals[J].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17, 1(12): 852-855.